鏡花緣

第十四回

談壽夭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話說三人走了多時。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菴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猪首。走至菴前。推開菴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菴何名。裏面可有僧人。老叟聽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猪

如此或可稱僧尼與爲削髮者丁是存尚識庵

首酒壺放下即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你這老兒既是和尚爲甚並不削髮你既打酒買肉自然養着尼姑了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並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開天朝自漢以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廟看守香火的雖不喫齋削髮稱謂却是一樣即如小子稱爲僧小子之妻即稱爲尼不知三位從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

位却是天朝六貿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擱林之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麽難道也同俺們一樣麽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既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為娼一切行為莫不與人一樣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麽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所生兒女喚作甚麽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麽唐敖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

爲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離船往返甚遠我們卽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於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到了市中人烟輳集一切光景與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個乞丐脚登彩雲走過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旣以五彩爲貴黑色爲卑爲何這個乞丐却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個禿驢又喫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個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處麽多九公道當日老夫到此也曾打聽

此解甚迥
殊恭

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爲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情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隨心變絲毫不能勉强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雖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腳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隣邦都以大人國呼之遠方人不得其詳以爲大人國卽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

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為何那只如此原來卻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才知大人長人迥然不同了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那也威嚴就只腳下圍着紅綾雲之顏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腳下用綾遮蓋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腳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色凡生此

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却不留情在他脚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醜他雖用綾遮蓋以掩衆人耳目那知却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隨心變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跡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爲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已不明道德的兩

脚子不能揣其惡終足下乍人易辨所耳求之緣蔬花

雙脚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醜。人人看着驚心。豈不痛快。多九公道。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脚下雖未現出黑雲。他頭上却是黑氣衝天。比脚下黑雲還更利害。林之洋道。他頭上黑氣。爲甚俺看不見。多九公道。你雖看不見。老天却看的明明白白。分的清楚。善的給他善路走。惡的給他惡路走。自有一定道理。林之洋道。若果這樣。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卽回船。走了幾時。到了勞民國。收口上岸。只見人來人往。面加黑墨。身子都是搖擺而行。三人看了。以爲行路匆忙。身子自然亂

動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無論坐立身子也是搖搖擺擺無片刻之停唐敖道這個勞字果然用的切當無怪古人說他躁擾不定看這形狀眞是舉動浮躁坐立不安林之洋道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身子這樣亂動不知晚上怎樣睡覺幸虧俺生中原倘生這國也教俺這樣不過兩天身子就搖散了唐敖道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舉止不寧如此操勞不知壽相如何多九公道老夫向聞海外傳說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叫作勞民永壽智佳短年原來此處雖然忙碌不過勞動筋骨並不操心兼之本地不產

五穀都以柴木爲食煎炒烹調之物從不入口因此莫不長壽但老夫向有頭目眩暈之症今見這些搖擺樣子只覺頭暈眼花只好失陪先走一步你們二位各處走走隨後來罷唐敖道此處街市既小又無可觀九公既怕頭暈莫若一同回去登時齊歸舊路只見那些國人提著許多雙頭鳥見貨賣那鳥立在籠中百般鳴噪極其好聽林之洋道若把這鳥買去到了岐舌國有人見了倘或要買包管賺他幾罈酒喫於是買了兩個又買許多雀食回到船上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

暇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這倒長耳也曾打聽誰知此國自古以來從無壽享古稀之人唐敖道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大約兩耳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壽今朕人中約長寸餘似可壽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日彭祖壽享八百若這樣說來他的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恐無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壽只怕彭

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擠的都沒
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
老夫曾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
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
以一耳作褥一耳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
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壽這個竟可長生不老
了大家說笑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
公道此地並無可觀兼之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若
是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
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直通過此事可確多

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喫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喫過再去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遺席問其所以才知喫下物去腹中並不停留一面喫了隨即一直通過所以他們但凡喫物不肯大大方方總是賊頭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喫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喫之物雖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過就如我們喫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中雖是空疎在他自已光景卻是充足的這是苦於不自知

知也無足為怪就只可笑那不曾喫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雖有幾個富家都從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為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歸於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飢餓每日飲食費用過亞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喫之物到了腹中隨即通過名雖是糞但入腹內並不

拾人唾餘牙慧猶其類是歟跳蚤

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以備僕婢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林之洋道他可自喫多九公道這樣好東西又不花錢他安肯不喫唐敖道如此腌臢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喫未免太過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盡量飽餐倒也罷了不但忍飢不能喫飽並且三次四次之糞還令喫而再喫必至鬧到出而哇之飯糞莫辯這才另起鑪竈林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還要收存若見上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爲自用了正自閒談忽覺一

股酒肉之香唐敖道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從何而來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這酒肉之香犬封案古書又名狗頭民生就人身狗頭過了此處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唐敖道犬封二字小弟素日雖知爲何却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這是何故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話說唐敖道爲何此地却有如此美味真是意外莫非這些狗頭民都善烹調麽多九公道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吃喝二字却甚講究每日傷害無數生靈想着方兒變着樣兒只在飲食用功除吃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

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個鬼國其人可有形像多九公道易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像豈能空伐林之洋道他既有形為甚把他叫鬼多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為似鬼故有鬼國之稱這日路過元股國那些國人頭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條魚皮褲並無鞋襪上身皮色與常人一樣惟腿脚以下黑如鍋底都在海邊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却這樣荒凉正與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因衆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

道這里魚鰕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為甚不去望望唐敖道如此甚好三人於是上去沿着海邊看國人取魚只見有一漁人網起一個怪魚一個魚頭十個魚身衆人都不認識唐敖道請教九公這魚莫非就是此水所產茈魚麽聞說此魚味如蘼蕪宛如蘭花之香不知可確多九公還未答言林之洋聽了即到此魚跟前彎下腰去聞了一聞不覺眉頭一皺口中嘔了一聲吐出許多淸水道妹夫這個頑的利害俺只當果眞香如蘭花上前狠狠一聞誰知比朱草趕的濁氣還臭多九公笑道林兄怎麽忽然哇出來

了你且慢哇且云踢他一腳不知其鳴可像犬吠言還未畢那魚忽然鳴了幾聲果如犬吠一般唐敖猛然想起道九公此魚想是何羅魚了林之洋道這魚既不是茈魚妹夫爲甚不早說却教俺聞他臭氣多九公道何羅魚同茈魚形狀都是一首十身其所分的一是香如蘼蕪一是音知犬吠這怪他鳴的遲了並非唐兄有意騙你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才擱岸上轉眼間一齊騰空而去唐敖道小弟向聞飛魚善能療痔可是此類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這魚若不飛去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

多九公道當日黃帝時仙人甯封喫了飛魚死了二百年復又重生豈但醫病還能成仙哩林之洋道喫了這魚成了神仙雖是快活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糊里糊塗令人難熬忽見海面遠遠冒出一個魚背金光閃閃上面許多鱗甲其背豎在那里就如一座山峯唐敖道海中竟有如此大魚無怪古人言大魚行海一日逢魚頭七日才逢魚尾只見有個白髮漁翁走來拱手道唐兄請了可認得老夫麼唐敖看時其人頭戴竹幾斗笠身披魚皮坎肩兩腿黑如鍋底赤着一雙黑脚並無鞋襪也是本處打扮再把面貌

前遇美女
後遇名臣
章法時時
更換變化

仔細一看、只嚇的驚疑不止、原來却是原任御史葉師尹元、看了這宗光景、忍不住一陣心酸、連忙深深打躬道、老師何日到此、為何如此打扮、莫非門生做夢麼、尹元歎道、此話提起甚長、今日難得海外幸遇、此間說話不便、寒舍離此不遠、賢契如不棄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居敖道、門生多年未見老師、無日不思、今日得瞻慈顏、不勝欣慰、自應登堂叩謁、當時尹元同多林二人、見禮問了名姓、一齊來至尹元住處、只見兩扇柴門、裏面兩間草屋、十分狹小、屋上茅草俱已朽壞、景象甚覺淒寒、四人進了草屋、重復行禮

因無桌椅、就在下面席地而坐、尹元道、老夫自從嗣聖元年、因主上被廢、武后臨朝、心中鬱悶、曾三上封章、勸其謹守婦道、迎主還朝、武后俱留中不發、嗣因讒奸當道、朝政日非、老夫勸王無計、恥食周祿、隨即挂冠而歸、在家散載、足不出戶、此賢契所深知的、不意前歲忽有新進讒臣、在武后面前提起當年英公敬業之事、言起事之時、俱係老夫代爲主謀、老夫聞知、惟恐被害、逃至外洋、無奈囊橐蕭瑟、衣食甚難、飄流到此、因見漁人謀食尚易、原想打魚爲生、無如上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幸虧小女結得好網、賣

給漁人、可以稍獲其利、後來隣舍憐我異鄉艱苦、命老夫暗將腿足用煤塗黑、假冒土人、隣舍認爲親誼、幫人這才聽我取魚、因此尚可餬口、近來朝中光景如何、主上有無復位佳音、賢契今來外洋有何貴幹、唐敖歎道、原來老師被人讒害、以致流落異鄉、若非今日相遇、門生何由得知、近年以來、唐家宗室被武后屠戮殆盡、主上雖無復位佳音、幸而遠在房州、尚未被及、門生今春徼倖登第、因當年同徐駱諸人結盟一事、被人參奏妄交匪類、依舊降爲諸生、門生有志未遂、殊慙孫、孫紅塵、兼得異夢、擬結來世良緣、是

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萸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兒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萸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姐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着二人都見了禮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淸秀尹紅萸眼含秋水唇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艷麗身上衣服雖然襤褸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

退出大家仍舊歸坐唐敖道門生當年見世妹世弟那時俱在年幼如今都生得端莊福相將來老師後福不小尹元道老夫年已花甲如今已做海外漁人還講甚麼後福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因此稍覺自慰唐敖道連年讒臣叅奏當日與徐駱同謀之人武后每每察訪因事隔多年並無實在劣跡亦多置之不問老師之事大約久已消滅據門生愚見老師年高此間舉目無親在此久居終非良策莫若急歸故鄉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就是兩位婚姻之事故鄉親友也易於湊合尹元道老夫因年紀日漸

衰邁未嘗不慮及此奈現在衣食尚費張羅何能計及數萬里路費況被害一事據賢契之言雖可消滅究竟吉凶未卜豈可冒昧鑽入羅網唐敖道老師慎重固是第久住在此日與這些漁人爲伍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兼之世妹世弟俱在年輕以老師之家教固不在乎擇隣但海外之大何處不可栖身即如君子大人等國都是民風淳厚禮義傳家何必定居於此尹元歎道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左思右想舍此無可爲生莫可如何今幸遇賢契快慰非常倘蒙垂念衰殘替我籌一善地脫此火坑得免飢寒

老夫又豈甘為漁人無如賢契亦在客中此時說來恐亦無用惟望在意他日歸來路過此地尚望上來一看倘老夫別有不測賢契俯念師生之情提携孤兒弱女同歸故鄉不致飄流海外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唐敖聽罷思忖多時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因說道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但係西賓老師可肯俯就尹元道離此多遠是何地名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因又說道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因無力延師是以蹉跎其家現有空房三間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以房租作為脩金今歲西賓另就他

席廉家尚未延師莫若門生寫一信去老師就在他家處館再招幾個蒙童又有世妹作些針黹大約足可餬口惟恐州有缺乏門生再備百金老師帶去以備不虞日後門生如果回來自然要到水仙村彼時再議同回故鄉也是一舉兩便尹元聽了不覺大悅道倘得如此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不獨免了風霜勞苦兼且見女亦可專心讀書將來回鄉亦便又得賢契慨贈得免飢寒如此成全求之師生中實爲罕有第恨老夫業已衰邁只好來世再爲圖報了唐敖道老師言重門生如何禁當得起剛才門生偶

然想起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自古少有兼之品貌端正舉筆成文可謂才德貌三全門生本欲聘為兒婦適因他們姐弟同世妹世弟比較不獨年貌相當而且門第相對真是絕好兩對良姻門生意欲作伐成此好事就是老師在彼彼此都有照應門生也好放心老師意下如何尹元道如此孝女佳兒得能一為兒媳一為東牀仍有何言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彼處焉肯俯就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唐敖道老師如攜門生信去此事斷無不諧就只事成後世妹世弟做了晚親門生未免叨長這却於理不順尹元

道這有何妨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唐敖就把袁氏囑託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尹元不覺喜道當日既有此話賢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第如此孝女賢契不替令郎納采令反舍已從人教老夫心中如何能安唐敖道門生犬子定婚尚可從緩且此女之外還有一個孝女亦可與犬子聯姻將來尚望老師留意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爲義女之事說了一遍尹元道東口山所在君子國境內將來到了廉家略爲消停老夫必當至彼以成這段良姻況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最爲相

契此事一說必成賢契只管放心唐敖道倘蒙老師作伐門生感激不淺此時諸事既已酌定門生就此回船把書信寫來以便老師作速起身恐廉家一時請了西賓未免又有許多不便尹元連連點頭唐敖郎同多林二人告辭回船把信寫好帶了兩封銀子又取幾件衣服上來送交尹元師生灑淚而別尹元置了鞋襪洗去腿上黑漆換了衣服帶著兒女由水路到了水仙村投了書信良氏見了尹家姐弟十分心歡尹元見了廉亮也甚喜愛於是互相納聘結為良姻一同居住俟回故鄉再議合卺過了幾日尹元

到了東口山見了駱龍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峯說定回到水仙村就在廉家課讀兒子女婿並又招了幾個蒙童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黹一家三口頗可度日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見駱龍年老多病時常前去探望未幾駱龍去世駱紅蕖自唐敖去後又殺二虎大讐已報即將唐敖留存銀兩置了棺槨把駱龍葬在廟旁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敖兒媳既係至親兼感唐敖周濟之德即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荅頭接來一同居住隔了兩年因唐敖杳無音信恐其另由別路回家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

投奔唐敖去了唐敖那日別了尹元來到海邊離船不遠忽聽許多嬰兒啼哭順着聲音望去原來有個漁人網起許多怪魚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里觀看唐敖進前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隻長足上身宛似婦人下身仍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才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魚鳴聲甚慘不覺可憐何忍帶上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儘數買了放入海內這些人魚掀在水中登時又都浮起朝着岸上將頭點了幾點倒像叩謝一般於是攸

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魚錢衆水手也都買魚登舟行了兩日過了毛民國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爲甚生這一身長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聽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後來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後冥官將其所好所以給他一身長毛那知久而久之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也託生此地因此日見其多又走幾時這日到了一個方那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原來前面却是毘騫國唐敖聽了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穿成一串牟尼珠蔬巷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有個毗騫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林之洋道他這頸項生得恁長若到中原要教俺們家鄉裁縫作領

子還沒三尺長的好傾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房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櫥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敖忙遞師道原來爲見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面圈圈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瞧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擾攪快興而回林之洋道他書上盡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總

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這叫作性有圈中人才知圈中意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槍只當遇見賊盜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擕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走或住他總緊緊相隨衆水手看見因用鳥槍打傷一個唐敖道前因此魚身形類人鳴聲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礙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戀戀

不捨也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槍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這才住手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閒談唐敖道前在東口舅兄曾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䏿再過深目才是黑齒交界哩唐敖道這個無䏿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曾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

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這些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古人所謂百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讓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

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國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為更是未有之事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癡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為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腸國看見豈不被他恥笑麼唐敖道舅兄既怕恥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略為冷淡呢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為人在世

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假的平時聽人談論也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不由就覺發迷倒像自已永世不死一味朝前奔命將來到了昏迷時怎能有人當頭一棒指破迷團或者那位提俺一聲也就把俺驚醒多九公道焉如到昏迷時老夫雖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唐敖道九公此話卻也不錯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中吐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才曉得從前各事

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忍爲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絕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真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就讓無腸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腸國歷來以土爲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有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喫慣也不爲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無腸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

隨各陶隨
筆點染綴
贊護英風
生引入入
妙境漸

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喫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眼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敖道古人書上雖有服生手掌之說却未言其

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遊玩自已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旱路却是緊隣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歷過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來語言

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却是初次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餘就可想見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有婦女行走男女却不混雜因那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二位尊客請向這邊走來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聽才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

出他們生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俛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

塾自然男子也曾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一位貴客想由鄰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敖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拉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重復行禮裏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雖黑但彎彎兩道柴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露着三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就歸

位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才把名姓來歷畧畧說明原來此人姓盧乃本地有名老秀才爲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身在黌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爲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莫不出類超羣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聆教無由今得幸遇足慰生平景慕弟草野無知兼且重聽適以草舍冒昧屈駕未免簡褻尚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

此處已爲
四十二回
閨女試作
對然
冶成

退歸林下了老者道敝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詩賦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以餬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爲業至敝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郎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讀書以備赴試因指紫

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敝門生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前者小女同敝門生赴學臣考試幸而都取三等之末明歲得與觀風盛典尚有幾希之望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脚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因向兩女子道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麼不明之處何不請教廣廣識見豈不是好多九公道不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老夫於學問一道雖未十分精通至於眼前文義粗枝大葉也還畧知一二紫衣

不必為伊虛我轉為閑處謊掩

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為人文淵藪，人才之盛，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列膠庠，自然才貫二酉，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賦性既鈍，兼少見聞，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求能窮其端縕，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恐語涉淺陋，未免以莛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教。多九公忖道：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年女流，不知可有一二可談之處，如稍通文墨，今同外國黑女談談，倒也是段佳話，必須用話引他一引，只要畧畧懂得文墨就可

賴有此耳蔣批

遂令豎子成名蔣批

慢慢談了因說道才女請坐休得過謙老夫雖忝列膠庠素日餬口四方未能博覽惟幼年所讀經書尚能略知一二其餘荒疏日久已同隔世才女有何下問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唐敖道我們都是抛了書本荒疏多年誠恐下問見識不到尚望指教多九公聽見指教二字鼻中不覺哼了一聲口雖不言心中忖道他們不過海外幼女腹中學問可想而知值見何必如此過謙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只見紫衣女子又立起道婢子聞得讀書莫難於識字識字莫難於辨音若音不辨則義不明即如經書所載

敦字其音不一、其書應讀某音、倘處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讀錯、以致後學無所適從、大賢旁搜博覽、自知其詳、了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案這敦字在灰韻應當讀堆、毛詩所謂敦彼獨宿、元韻音惇、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既堅、軫韻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遯、左傳謂之渾敦、隊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有他音、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幸而才女請教、老

此老尚足支吾若是小子並此而無之難蓋

夫若問別人只怕連一半還記不得哩紫衣女子道婢子向聞這個教字倒像還有吞音儳音之類今大賢言十音之外並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有多寡之異了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因剛才話已說滿不好細問只得說道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數音甚多老夫那里還去記他況記幾個冷字也算不得學問這都是小孩子的工課若過於講究未免反覺其醜可惜你們都是好好質地未經明人指教把工夫都錯用了紫衣女子聽罷又說出一段話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四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話說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將其音辯明一概似是而非其義何能分別可見字音一道乃讀書人不可忽畧的大賢學問淵博故視為無關緊要我們後學却是不可少的婢子以此細事上瀆高賢真是貽笑大方卽以聲音而論婢子素又聞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

明反切必先辯字母若不辯字母無以知切切不知切無以知音不知音無以識字以此而論切音一道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但昔人有言每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莫不視為絕學若據此說大約其義失傳已久所以自古以來韻書雖多並無初學善本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略知一二第義甚精微未能窮其秘與大賢天資穎悟自能得其三昧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尚求指教多九公道老夫幼年也曾留心於此無如未得真傳不能十分精通才女才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尚且瞪目無語何況

我們不過畧知皮毛，豈敢亂談，貽笑大方。紫衣女子聽了，望着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閶滿盈麽。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唐敖聽了，茫然不解。多九公道，適因才女談論切音，老夫偶然想起毛詩句子，總是叶着音韻，如爰居爰處，爲何次句却用爰喪其馬，末句又是于林之下，處與馬下二字，豈非聲音不同，另有假借麽。紫衣女子道，古人讀馬爲姥，讀下爲虎，與處字聲音本歸一律，如何不同。卽如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豈非以馬爲姥麽。西水滸，至於岐下，豈非以下爲虎，韻書始於晉朝，秦

漢以前並無韻書諸如下字讀虎馬字讀姥古人口音原是如此並非另有假借卽如風字毛詩讀作分字服字讀作迫字共十餘處總是如此若說假借不應處處都是假借倒把本音置之不問斷無此理卽如漢書晉書所載童謠每多叶韻之句旣稱爲童謠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歌兒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必無此事其音本出天然可想而知但每每讀去其音總與毛詩相同却與近時不同卽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也只得晉書因晉去古已遠非漢可比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音隨世轉卽此可見多

九公道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終覺疑惑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老夫同他談談聽他到底是個什麽聲音才能放心若不如此這番高論只好將來遇見古人才女再同他談罷紫衣女子道大賢所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這四句音雖辯明不知其義怎講多九公道毛傳鄭箋孔疏之意大約言軍士自言我等從軍或有死的病的有亡其馬的於何居呢於何處呢於何喪其馬呢若我家人日後求我到何處求呢當在山林之下是這個意思才女有何高見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

解擯姊子偲見上文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軍士因不得歸所以心中憂鬱至於爰居爰處四句細繹經文倒像承着上文不歸之意復又述他憂鬱不寧精神恍惚之狀意謂偶於居處之地忽然喪失其馬以爲其馬必定不見了於是各處找求誰知仍在樹林之下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精神恍惚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却誤爲喪失不見就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如此解說似與經義畧覺相近倘求指教多九公道凡言詩總要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方能體貼詩人之意即以此詩而

論前人註解何等詳明何等親切今才女忽發此論據老夫看來不獨妄作聰明竟是愚而好自用了紫衣女子道大賢責備婢子也不敢辯適又想起論語有一段書因前人註解甚覺疑惑意欲以管見請示惟恐大賢又要責備所以不敢亂言只好以待將來另質高明了唐敖道適才敝友失言休要介意才女如有下問何不明示論語又是常見之書或者大家可以叅酌紫衣女子道婢子要請教的並無深微與妙乃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這句書不知怎講多九公笑道古今各家註解言顏淵死顏路因家貧不

能置椁要求孔子把車賣了以便買椁都是這樣說才女有何見教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大賢可另有高見多九公道據老夫之意也不過如此怎敢妄作聰明亂發議論紫衣女子道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恨未考據的確原想質之高明以釋此疑不意大賢也是如此這就不必談了唐敖道才女雖未考據精詳何不畧將大概說說呢紫衣女子道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顏路請車為椁其中似有別的意思若說因貧不能買椁自應求夫子資助為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難道他就料定孔子

家中除車之外就無他物可賣庶即如今人求人資助自有求助之話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何況聖門賢者及至夫子答他之話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椁我不肯徒行以為之椁若照上文註解又是賣車買椁之意何以當日鯉死之時孔子沒意要賣的在此一車今日回死之際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況椁非希世之寶即使昂貴亦不過價倍於棺顏路既能置棺豈難置椁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何不即以厚葬之貲買椁必定硬派孔子賣車這是何意若案以為之椁

此言極是何不自反而求之達菴

這個爲字而論倒像以車之木要製爲椁之意其中並無買賣字義若將爲字爲買似有未協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爲椁不知是何取義婢子歷考諸書不得其說既無其說是爲無稽之談只好存疑以待能者第千古疑團不能質之高賢一旦頓釋亦是一件恨事多九公道若非賣車買椁前人何必如此註解才女所發議論過於勉强而且毫無考據全是謬執一偏之見據老夫看來才女自已批評那句無稽之談却有自知之明至於學問似乎還欠工夫日後倘能虛心用功或者還有幾分進益若只管閙這

偏鋒只怕越趨越下豈能長進況此等小聰明也求有甚見長之處實在學問全不在此即如那個敎字就再記幾音也不見得就算通家少記幾音也不見得不通若認幾個冷字不論腹中好歹就要假作高明混充文人只怕敝處學環小廝比你們還高哩正在談論忽聽天邊雁聲嘹亮唐敖道此時才交初夏鴻雁從何而來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只見紅衣女子道婢子因這雁聲偶然想起禮記鴻雁來賓鄭康成註解及呂覽淮南諸註各有意見請教大賢應從某說爲是多九公見問雖畧畧曉得因記不清楚

雖以回答唐敖道老夫記得鄭康成註禮記謂季秋鴻雁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有似賓客故曰來賓而許慎註淮南子謂先至爲主後至爲賓迨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鴻雁來爲一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一句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其子羽翼穉弱不能隨從故於九月方來所謂賓爵者就是老雀常棲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鄙意賓爵二字見之古今注雖亦可通但案月令仲秋已有鴻雁來之句若將賓字截入下句季秋又是鴻雁來未免重複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季秋來的是其子孫此又誰得而知

況夏小正於雀入於海爲蛤之句上無履字以此更見高氏之誤據老夫愚見似以鄭註爲當才女以爲何如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大賢高論極是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敢不佩服多九公忖道這女子明知鄭註爲是他卻故意要問看你怎樣回答據這光景他們那里是來請教明是考我們的若非唐兄幾乎出醜他既如此可惡我也搜尋幾條難他一難因說道老夫因才女講論語偶然想起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句以近來人情而論莫不樂富惡貧而聖人言貧而樂難道貧有甚麼好處麼紅衣女子剛

要回答紫衣女子卽接着道家論語自遭秦火到了漢時、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傳、遂有三本、一名古論、二名齊論、三名魯論今世所傳就是魯論、向有今本古本之別以皇侃古本論語義疏而論其貧而樂一句樂字下有一道字、蓋未若貧而樂道與下句富而好禮相對卽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妄字又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古本得字上有一豈字似此之類、不能枚舉、史記世家亦多類此此皆秦火後闕遺之說、請看古本自知其詳、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一時要想話駁他竟無從下手因見案上擺着

一本書取來一看是本論語隨手翻了兩篇忽然翻到顏淵季路侍一章只見衣輕裘之旁寫着衣讀平聲看罷暗暗喜道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因向唐敖道唐兄老夫記得願車馬衣輕裘之衣倒像應讀去聲今此處讀作平聲不知何意紫衣女子道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之衣自應讀作去聲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所穿的是輕裘至此處衣字案本文明明分着車馬衣裘四樣如何讀作去聲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不但與願字文氣不連而且有裘無衣語氣文義都覺不足若讀去聲難道子路裘可與

友其衣就不可與友共麽這總因裘字上有一輕字所以如此若無輕字自然讀作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了或者裘字上旣有輕字馬字上再有肥字後人讀時自必以車與肥馬爲一衣與輕裘爲一斷不讀作去聲況衣字所包甚廣輕裘二字可包藏其內故輕裘二字倒可不用衣字却不可少今不用衣字只用輕裘那個衣字何能包藏輕裘之內若讀去聲豈非然了一樣麽多九公不覺皺眉道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你說那個衣字所包甚廣無非紗的綿的總在其內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倘且與朋友

共何況別的衣服言外自有衣字神情在內今才女必要吹毛求疵亂加批評莫怪老夫直言這宗行為不但近於狂妄而且隨嘴亂說竟是不知人事了因又忖道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自必時常用功大約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我聞外國向無易經何不以此難他一難或者將他難倒也未可知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六娘子之軍未退黔驢之技已窮殆哉蔬菴